

3月13日深夜从微信朋友圈得到“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

因为友人郭小雨的关照,我应邀担任集聚了一大批文化名家的西湖文化俱乐部的学术主持。曾有幸多次与自己心仪的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见面。去年5月西湖文化俱乐部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文化代代相传》的书画展。24日晚,小雨女士在西郊宾馆设宴。

知道李老要来,我和马莉莉、宋怀强都很兴奋。我们这代人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老话剧表演艺术家雷恪生,也是他的歌迷。92岁高龄的李老在女儿、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李棠陪同下,风尘仆仆,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一进门就打招呼,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依然声如洪钟。李老还是那样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板,穿着浅色短袖条纹T恤,满头茂密的灰白头发,一脸慈祥亲切的笑容,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完全不像一位九十岁出头的老人!

落座不久,李老急了起来。匆忙中,拉杆箱忘在车上了。他说,主要是演出服在箱子里。我们见他着急,都安慰他,没事没事。李老说,这是最重要到事,演员上台,一定要仪表端庄,对得起观众啊。直到说箱子已经放到大堂

唱自己的歌——音乐爱好者心中的李光羲

毛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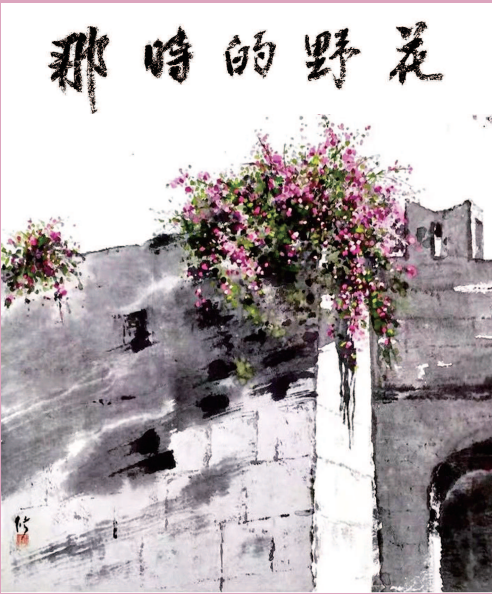
了他这才放下心来。我是一个痴迷的音乐爱好者。当年他在《东方红》中演唱《松花江上》的英俊形象和漂亮的男高音音色,迷住了年轻的我,直到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他演唱了六十年的《延安颂》,宽广而深沉,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犹如大山深处飘来的樵夫的歌声,每次路经长安街头都会响起他《北京颂歌》的雄伟壮丽。在那些迷茫而看不见未来的长夜,我一个人在工人新村的月光下反复唱过这些歌……一个人能终生迷恋、热爱一个艺术家,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李光羲演唱最脍炙人口的是他《周总理,你在哪

里》和《祝酒歌》。1976年中国站 在历史转折的路口。年初周总理逝世,全国悲痛。“四人都”不许人民悼念自己的总理。

一首柯岩作词、施光南作曲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经李光羲首唱,立即传遍了大江南北。李光羲含泪演唱,真假声结合,营造了人民大声呼唤周总理和高山大海森林大地回声交融的庄严深情的意境,真切表达了历史瞬间的人民情感。1976年10月粉碎“四人都”。不久,他又以一首欢快热烈的《祝酒歌》,唱出了亿万人民“胜利的十月永难忘”“八亿神州举金杯”,不可遏制的内心喜悦。可以说,他的歌唱,是一个大时代永恒的声音记忆,是屹立在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上,用歌声标记的历史书签和界碑。

去年5月25日,书画展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大家觉得他那么大岁数,又旅途劳累,有人建议 he 可以对口型。李老二话没说,一句话,歌唱家一定要真唱,不能假唱,要对得起听众!他第一个登台,深色西装,银灰领带,裤线笔

夜光杯



那时的野花

齐铁偕 诗书画

残墙宛在,门洞依然/拱破五十多年的时间之壳/那时的野花蓦地向我绽放

挺,九十二岁高龄,引吭高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虽然高音略有气息不足,但全曲唱得满功满调,唱得大家心潮澎湃。可以想象他平时的练声的刻苦。演出结束,我祝贺

他,他送了亲笔签名的《李光羲演唱专辑》碟片,是自费录制的。很多年前,我收到孙道临亲笔签名的朗诵碟片,也是自费录制的。他们这代艺术家就是这样,低调谦和,不肯动用社会资源,不愿惊动他人。让我惊讶的是碟片里除了《北京颂歌》,居然有他演唱的流行歌曲《小苹果》《让我欢喜让我愁》,还有京韵大鼓《大西厢》、京剧《打龙袍》选段《龙车凤辇进皇城》。一个老人的艺术观念如此的开放、年轻!我曾有幸在美琪大戏院聆听他演唱的《祝酒歌》和歌剧《货郎与小姐》中的《卖布谣》。作为一个经典歌剧的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音色不但既华美又朴实,而且吸收了民族声乐和戏曲的唱法,吐字清晰,字正腔圆。《卖布谣》的尾声显然借用了戏曲的润腔,高亢之余还有委婉细腻。

碟片封面是老作家冰心的题词“唱自己的歌”。确实,这个海河的儿子,一辈子就是唱自己的歌,为人民服务。



葛洪的一张十五字方子

王 涵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因发明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她是我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女科学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屠呦呦获得这项发明的灵感,来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一张15个字方子: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张方子,好比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发明抗疟新药的神秘山洞。屠呦呦接受了领导交给的这个重要任务后,阅读了大量古代医书。她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看到:“煮青蒿”可治病。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看到青蒿能“治疟疾寒热”的记载。同时,屠呦呦又筛选了200多种中药和配方,包括胡椒、辣椒、常山、明矾,作了一百多次试验,但效率都很低。

屠呦呦看到葛洪的15字方子后,眼睛一亮,决心以青蒿作实验。葛洪是东晋的名医,和华佗齐名。他写《肘后备急方》,是葛洪传下来唯一的一部医书。此方和其他用青蒿治病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个字:渍和绞。“渍”字,即用冷水浸青蒿,不用加热。绞,用手工把浸了几天的青蒿原汁挤出来。以前,屠呦呦曾用热水煮青蒿,服用其汁,杀灭疟原虫,但效果不理想。

一个渍字打开了她的思路,一个渍字改变了她的研究方法。屠呦呦运来七口腌制大白菜的大缸,把成捆的青蒿塞进大缸里,然后挑来清水,把青蒿泡在冷水里。不过,事情并不是人们想像得那么顺利,用冷水泡了几天的青蒿,被屠呦呦绞成了汁液,然后注射到小白鼠的身体里,抗疟的效果只有6%,小白鼠血液里的疟原虫都继续在游泳,它比用青蒿磨成粉,用水泡服的效果还差。

这是什么道理?屠呦呦悟出:温度是提取抗疟中草药有效成分的关键。浸泡青蒿的媒介越低,效果越好。水的沸点

是100℃,那么,除了水以外,有没有比水沸点更低的液体?有。屠呦呦的眼睛扫过了实验室常用的一种液体乙醇,它的沸点是78℃。那么,可不可以用乙醇来浸泡青蒿?

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又一次投入了紧张的实验。结果还是不行。有人劝她打退堂鼓算了。屠呦呦却认为,失败也是所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事业本寻常,胜固可喜,败亦可喜。

那么,有没有比酒精沸点更低的液体呢?屠呦呦反复研究葛洪的15个字方子。有了。屠呦呦想起了乙醚。乙醚的沸点只有34.6℃,比乙醇的沸点还低43℃。这是一个天才的发现。

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继续用乙醚提取青蒿素。她取过笔记本,记下了这次实验的编号:191号。屠呦呦小心翼翼地 把扎成一个个 团饼的青蒿叶,浸入到乙醚液体里。乙醚是一种有机物质,青蒿放进去,可溶于乙醚,被萃取后蒸发掉乙醚,实验人员惊喜地发现,居然得到一种黑色的膏状提取物。

在小白鼠尾巴上浅浅划了一刀,取了几滴血,放到了显微镜下观察。在感染了疟疾的小白鼠血液里,本来有着成千上万只疟原虫,钻进红细胞里跳着邪恶的舞蹈。可是,如今在显微镜下的玻璃片上,红细胞里的两头尖、中间粗的疟原虫,居然一动也不动。青蒿素杀死了所有的疟原虫。剿杀疟疾的秘密武器被找到了。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用颤抖的手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样一行字:“疟原虫,死亡率,100%。”实验结果显示青蒿的高纯度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达到了理想效果——100%。屠呦呦的首创与坚持没有白费,屠呦呦用15个字的“葛洪方”研究青蒿素的努力没有白费,时间给出了他们最好的答案。

屠呦呦研制成功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她,在中医药和现代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曾有专家评价说:“如果要用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一个人的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我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是当之无愧二十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式搜索地面一切资源,并用信息素标记着它们的战略地图。

蚂蚁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群体中体型最大,专门负责产卵的蚁后;有交尾后能成为新蚁后的雌蚁;有翅、头圆小,上颚不发达,触角细长的雄蚁;有数量庞大的雌性工蚁,它们上颚、触角和三对足都很发达,善于步行奔走,主要负责建造和扩大巢穴、采集食物、饲喂幼虫及蚁后等;还有上颚发达,可以粉碎坚硬食物的兵蚁。

我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基本都是忙碌的工蚁。

蚂蚁爬行的速度太快,如若蚂蚁像我们一般大,它们的速度会是一辆汽车的2倍。蚂蚁六条腿纤细有力,蚂蚁的爬行如若在慢镜头下,像极了四

脚蛇爬行的样子,本以为是六条腿协同爬行,原来主要是靠身前的四条腿,它们的体内应该是装备了核动力,小小的身体不仅速度快,而且能负重超过自身20倍的物体。

蚁之忙碌

冯晶晶

蚂蚁总是整洁光亮,它们总保持着干净,虽然终日在地上爬行,却未让一粒尘埃沾染上身。原来它们用一对触须、口器还有靠近头部的两条腿自如地进行清洁。像极了侍女,纤手梳一下青丝,再把梳子上的发丝拂去,如此反复,优雅自然。在清洁不到的胸、腹部,它

们还通过互助式的行为帮助同伴进行清洁,用两个触角轻轻地撮压,又用口器一点一点的清理,那仔细和认真劲怕是我也自叹不如。

蚂蚁有时会呆呆地杵在那里,像在沉思,忽然就在那一动也不动,你去拨弄,它就像喝醉酒的汉子,腿脚东倒西歪,原来大多数雌性的工蚁,它们从不睡觉,一生忙碌,但时常会打盹,打盹后又忽醒来,用力伸个懒腰,继续它们的工作。

蚂蚁受到攻击时,会义无反顾誓死抵抗,当稻秆拨弄到了摆放在蚂蚁洞口暂时搬运不了的食物,从缝隙里瞬间涌出20~30只蚂蚁,它们飞快地在洞口四周抵御外敌,过了不久,又爬出来了几个个头大的2~3倍

前不久,作为上海电影艺术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过三十一载的上海影城开始焕新升级。这与去年12月上海书城搬迁到上海浦东新区,原上海书城闭店修缮并于2023年重新回归福州路一样,是上海近期又一起重大的城市文化建设举措。由此抚今追昔,不由得引起许多感慨与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有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是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第二件事是1991年6月上海南浦大桥全桥贯通,将黄浦江两岸连成一体;第三件事就是1991年12月上海影城落成。当时,我在宣传文化系统工作,就在上海影城举行盛大的建成典礼前夕,上海市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倪天增要去上海影城参观。接到通知后,我立刻赶到上海影城陪同。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倪市长登临至上海影城最高处的回廊,意气风发地指点四周景物,欣喜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时东方明珠塔、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海文化广场等都还没有建成,上海影城是上海市中心区域气势最恢宏的文化设施,的确令人自豪。

与后来上海陆续建成的影城基本是多个小厅不同,上海影城一建成就有大、中、小不同规格的多个放映厅,尤其是千人厅银幕巨大,座位舒适,放映设施与音响效果绝佳,至今为止仍在上海影院中独领风骚。有影迷回忆,人生最棒的观影体验都是在上海影城千人厅。上海影城大堂更是大气宽敞,峰回路转,充满电影文化元素,并且与“上海第一花园马路”新华路上梧桐成荫的风景融为一体,成了一个环境幽雅、气氛温馨的“城市会客厅”。当年我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影视界,平时去得最多的地方一个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个就是上海影城。我在上海影城参加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并观摩电影、观摩学术资料片、参加电影首映式、参加电影研讨活动,甚至自己的婚宴也是在影城酒家举办的。记得当年的影城酒家虽然不是十分奢华,但是整洁雅致,服务人员全部身着深色的职业装,服务礼仪十分规范,很受上海电影人与影迷的认可。因此,上海影城可以说是我除办公室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办公场所,并且也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她既是我的圣地,也是我的福地。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上海影城与电影艺术家们联谊、交流的情景,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联谊、交流也滋养了我的成长。在毕克去世前不久,我在上海影城参观一个电影展览时,邂逅了这位堪称是中国最出色的配音演员,并对他说起在我大学时代他所配音的电影对我与同学们的滋养,以及我们对他的景仰之情,毕克侧耳倾听着,原本严肃冷峻得有些像高仓健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并与我讲起了他对配音的心得;在上海影城四楼小厅与刘广宁、苏秀一起观摩学术资料片时与她们共同交流心得,还教刘广宁如何用手机发短信;在研讨会上听童自荣痛斥演艺界的某些弊端及对文艺工作者良知与艺德的呼唤,让我想到了阿兰·德龙饰演、由他配音的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佐罗。不仅如此,因为经常去上海影城与上海电影工作人员协同开展工作,因此我与上海影城的工作人员也结下了深厚友谊,比如时任上海影城副总经理、敬业乐业、和蔼可亲、人称“四眼老王”王佳彦;曾任影城酒家总经理、后来又任新光影艺苑总经理的姚鸣。

上海影城曾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会场,三十余年来早已成为上海西区的地标、上海电影的名片。目前,上海影城已经向广大电影观众暂时告别,相信再见之时,广大电影人与上海市民将收获一个以电影艺术元素为主导,发力首映、首秀、首发、与街区联动、蕴藏无限惊喜的高品质、开放性的城市电影文化空间。

的蚂蚁,称为火柴头蚂蚁,因为它们的体型,特别是头部硕大,更因为颜色大小和火柴头相近,就这么称呼了。就见它们扬着上颚,见有稻秆伸过来一口咬住,用力扭动着小蛮腰往后牵拉。瞬间,其他的蚂蚁也聚拢过来,一眨眼,已经有蚂蚁顺着稻秆进行反攻了,从被攻击再到反击,一气呵成。

蚁之忙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忙碌,它们互助、勤劳、团结……人之忙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忙碌,他们努力、奋斗、拼搏……

十日谈

你好,小昆虫

责编:杨晓晖

斗蟋蟀,乐趣不仅在斗,还在逮和养。